

宁静之美(外一首)

□芳影

瀑河因无边的寥廓
更显得寂静
它收纳飘然而过的烟火
和失足跌落的时光
收纳白天的白,也收纳夜晚的黑

在日暮的离别辞里
晚霞入画,行舟渐远,
流水依旧无声
纵使它身下已有万千丘壑
纵使它胸中曾波涛汹涌

归途

为每一次抵达
做一个停顿
辨认星的名字
也辨认风的方向
背影和呼啸一同被席卷
有几重山水
就有几多迷茫

我们奔赴的是一场篝火
当眸子盛满湖水
双手温暖着秋天
傍晚的分水岭不停上演着离别
那么多树木,那么多庄稼
奔跑着,一年又一年

那么多条路
经过河流
缠绕着放不下的执念

槐花

□浩渺

童年的槐花
一直开在心底
香气满怀
就连眼前这盛大的
槐香满树
也遥不可及

我想知道原因
问一位村中健在的老人
他说你是晚辈,记性好哩
问南山坡上伫立的石头
他说,那味道就是你要的味道呵
问一位幼时的伙伴,
他说还是问你自己吧

我想了半天无语
只记得第一回吃槐花摊片儿
那天帮着后院儿家推碾子
实在是饿极了

征文启事

征文主题: 我们的新时代

内容要求: 散文(1500字以内)或诗歌,可配照片。征文作品主题鲜明,积极向上,贴近生活,围绕自己的经历、见闻,以小见大,展现新时代保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保定人民良好的精神风貌,为建设高品质有韧性现代化新保定贡献智慧和力量。

投稿邮箱: bdwbxs@126.com

投稿请注明“我们的新时代征文”

倪家洼看“海”

□董丽伟

阜平县北果园镇倪家洼原本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阜平人叫它“年洼”(音)。

倪家洼靠龙悦湖(王快水库)一角,依山傍水,属水库库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这个村成为阜平及周边县市游人打卡地。

倪家洼是行政村,辖三个自然村,300来户,800多口人。昔日的倪家洼坐落在半山坡上,一户户农家散落在山坡沟岔,进村没一条像样的路,蜿蜒曲折,坑坑洼洼,出行不便。脱贫攻坚战中,闭塞的倪家洼开通了一条通往县城环线的柏油路,由北果园进再从惠民湾抬头湾神台桥出,过寺口晒鸽基地回县城。

倪家洼位于阜平县城东24公里处,从县城出发走203省道,过高阜口、槐树庄、黄岸底、槐树底,左拐下坡进入359县道北果园镇。马路边是木耳种植基地和樱桃采摘园,马路两侧杨柳绿树成荫,房屋院落干净整齐。此时阳光明媚,清风和煦,令人心旷神怡。

新修的马路顺着弯曲的胭脂河直至倪家洼,马路靠坡一面是村落,因村在半山坡上,路边修起三四米高的石砌墙,墙上画有各种彩色图画:有荷花、向日葵等,还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歌,像十里画廊,惹人驻足观赏,转角处新修的“丘比特之箭”墙壁更添浪漫气息。马路右侧是靠“海”的一面,几里长的栏杆上挂满串串五彩斑斓的风车,风吹风车转,令人目不暇接。顺着这条“环海”路,放眼望去,就是所说的“阜平三亚”“阜平洱海”“阜平爱琴海”。

这片“海”是王快水库的一角,三面环山,远看,平静的水面像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微风吹来,荡起层层涟漪。这里是野鸭的栖息地,有时能看见它们像候鸟迁徙一样,成群结队地游向对岸。岸边停靠的木船上,三两只鸬鹚正在梳理水淋淋的羽毛,像随时在等待主人召唤,去奔赴下一场捕鱼战斗。阳光下偶有鱼儿跃出水面,发出闪电般的银光却又迅速不见了踪影。

远处有船,那是早上撒网的渔船,船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水纹,就像天上飞机飞过的白线。船过,水纹慢慢散开,水面恢复平静。渔船靠岸,女主人等不及船停稳就上来和当家的一起抬起一网大大小小的鱼,上岸分类,鲤鱼草鱼

放在一大铁丝筐里,鲫鱼翘嘴鱼和个子小的放在另一个小铁丝筐里,再把铁丝筐放水里,筐上系绳拴牢,待游人来买走。最后剩下是最小的小银鱼,收拾它们最费力气,一条条粘在渔网上无力挣扎,这时候就得用手一条条把它们从网上摘下来放到盆里。跟小鱼粘在网上的还有一种叫苍耳的草,形状像枣核却浑身带刺,粘在网上,渔民用粗糙的双手吃力地把它们一个个揪下来才能把网顺利打开,以备下次用。

昔日小村庄,今日“海景房”。倪家洼旧貌换新颜,离不开一个人:现任村支书于曙光。叫男人的名字,其实是女人,是嫁到这里的外乡人。她瘦弱的肩膀硬是挑起重担,带领“村两委”和村民结合本村“临水”实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水上”做足了文章。

几户村民在自家院里开起农家乐,城里人为尝到刚打回来的新鲜鱼,不惜往返几十公里也要跑来吹吹“海风”,看看“海景”,再享受一番舌尖上美味。种植和手工也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

墙上有一首小诗写得好:山清水秀倪家洼,东坡迎日出,西梁送晚霞。祖辈选的地儿,爹娘造的家,风华正茂的我们爱国更爱家。胭脂河的水,太行山的沙,生生世世不忘记,深情依恋她——醉美倪家洼!



朗读者 韩菲
扫码听音频



醉美倪家洼 刘建良 摄

一壶糖茶水

□姚立影

小时候,我在涿州马坊村北大刺猬坑刷苇叶,顺便还能找些草菇吃。放学时去,到天黑能刷20多把,苇子穿好系在腰间,晃晃当地带回家,就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下,用母亲自己做的黄土泥灶台炒粽子叶。

同时下锅的还有一把晒干的马莲草,然后洗红枣和江米,记得好像还有黄米。粽叶处理好,母亲就会在我家那个小炕八仙上包粽子。四印锅一锅,大概有四五十个,晚上包完就入锅。第二天起早,我掀开锅盖,迫不及待扒开一个,洁白的糯米已被红枣浸润成不均匀的淡棕色,咬一口,软糯甜香和着苇叶马莲草特有的清香交替冲击着味蕾,那种感觉到现在还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小时候家里穷,真正能吃到满锅的粽子蘸白糖时我都上四五年级了。我小时候挺馋,尤其对糖根本没有抵抗力,记忆犹为深刻。

父母要养爷爷奶奶还有我们兄妹三个,可想日子有多拮据。爷爷留给父亲一张雕花的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还有一个青花瓷的胆罐,被母亲当做糖罐锁在壁橱里,现在想来,她锁的不是那只罐,而是罐子里的糖。

联产承包责任制包田到户,我们家分了6亩地,耕种锄收全是母亲一人操持,父亲从长岭村南的储存麦桔场往造纸厂倒麦秸。那时还没修铁路立交桥,从现在的水果市场向西横穿

铁路,来火车时会有看道口的把杆放下来。

人拉板车特别累。每天傍晚父亲回家后,母亲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往吊子里放一小撮茶叶,然后拿钥匙开壁橱,从胆罐里抓出一把白糖和茶叶放一起,沏一壶糖茶水。父亲就坐在那把破了的雕花太师椅上吸溜吸溜地喝着热糖茶,而我不远不近地眼巴巴看着,有时趁他不注意偷喝一口,烫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真甜!

我最终没抵挡住“甜”的诱惑。一天趁母亲去地里农忙,我翻到了她藏在炕席下的钥匙,让弟弟望风,我打开壁橱,掀开胆罐盖,小手往里伸了几把,没抓到,又往里伸了伸胳膊,摸到了,犹豫再三,最终对甜的渴望战胜了理智与恐惧。我抓了一把放在吊子里,盖好盖子,锁了壁橱,钥匙归了原位,冲上水,学着父亲的样子,我和弟弟一把太师椅上躺一个,翘着二郎腿,吸溜吸溜喝着糖水,好不惬意。

傍晚,父母回家了,父亲照常坐在太师椅上,妈妈准备给他沏糖茶。可当打开壁橱把手伸进糖罐的那一瞬间,她的表情凝住了,自言自语地叨叨着:“我记得还够沏一次的啊,怎么还剩一小撮了?”她边念叨边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了,我则装作若无其事似的东张西望。她也没问,而是径直走向灶台,拿起一根拇指粗的烧火棍,指向一旁

瑟瑟发抖的弟弟。

还没等母亲发问,他毫不犹豫地把我找钥匙、开壁橱、抓糖、冲水的所有动作一股脑地和盘托出。

在我正准备夺门而逃时,母亲一个健步冲过来顶上门。她顺势掐着我的后脖梗子把我按在炕沿上,并用拿烧火棍的手扒下了我的裤子。烧火棍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与我结实的臀部奏出清脆的和鸣。烧火棍不堪一击,断为两截,我正在为之庆幸免遭余刑之际,谁知她竟然随手摘下挂在墙上的一条纯牛皮皮带。父亲也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嘴里小声嘟囔着:“差不离得了吧,悠着点……”随后他的话就被清脆的啪啪声和我的哭嚎淹没了,接下来的几天我都不能仰卧,睡觉都是趴着。

那时一直不能理解的是,我就偷了一把白糖,母亲怎么会那么严厉地教训我。如今人到中年,似乎对那时的他们有了一些理解。一个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一件看似寻常的小事也许就能成为击垮一个人的导火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用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6口人,压力可想而知。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就是用每天一壶糖茶水来化解父亲的一身疲惫和压力,没有语言的表白,每天都是用固定的行动。

父母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有的只是家中琐碎事,是柴米油盐的慰藉,没有海誓山盟,有的只是悉心相对,相濡以沫。